

初中學生文庫

詩學指南

編者 謝允量



中華書局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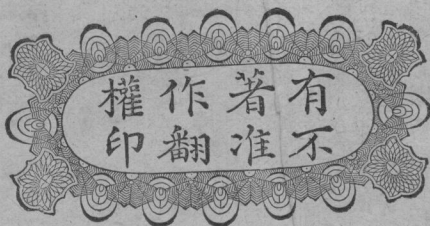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

初中文學詩學指南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謝 无 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九〇一五)

104910

予曩撰學詩入門一書，拘於程度，窘於邊幅，言而不文，略而不詳，僅僅爲初學說法也。繼念詩學流衍，廣大精深，充學者之希望，或不願一蹴卽止者，誓當續有所述，以饜其得步進步之心。茲得安壽謝先生之詩學指南，而歎其實獲我心矣。先生本其心得，於詩之源流體格用韻琢句之法，罔不親切著明。而議論純正，不主宗派；援引浩博，不事穿鑿。先生有云：『示人以形式，而使人自得於形式之外。』蓋規矩所在，巧卽生焉；然則神而明之，變而通之，以求其廣大精深之所歸，不又在於善讀者歟！吳興皞皞子。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目次

第一章	詩學通論	一
第一節	詩之淵源	一
第二節	詩體論	一一
第三節	詩法論	三一
第二章	古詩	四七
第一節	樂府及古詩體勢論	四七
第二節	古詩實用格式	五九
第三章	律詩	七二
第一節	聲韻與律體之淵源	七二
第二節	句法	八六

第三節 律詩實用格式……………



詩學指南

第一章 詩學通論

第一節 詩之淵源

子夏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子夏詩序，未言詩起於何時，然謂情志動而爲詩，則人生而有情志，詩之興固宜至早。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此承詩序而論詩之起原也。

鄭康成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正義釋之曰：

「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又曰：

『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禮記載伊耆氏蜡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此已用韻，是詩之原據。正義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

正義稱神農時疑有詩，以樂器徵之，謂有樂然後有詩。據子夏序稱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則有詩然後有樂。古史考謂伏羲作瑟，禮云女媧之笙簧，卽神農前已有樂器，故伏羲有駕辨之曲。楚辭注網罟之歌，隋書樂志其樂曰立基，曰扶來，孝經緯神農樂曰下謀，曰扶持，則詩之所興至遠，惟其辭不傳耳。呂覽稱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又但有篇名，其詞亦亡。故皇時詩歌之傳者，惟伊耆氏蜡辭，疑出於神農耳。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字』』

文心雕龍曰：『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則以此歌在黃帝時，然黃帝時已有弓矢，弓緣弩而作，彈復在前，若然，此歌亦宜傳自皇時也。蓋民生而有悲愉之情，其發於聲音，自然有舒疾長短，詠歎往復之和。是以文學起原，韻文必先於散文，樂又由詩而作者也。

黃帝之時，書契漸備，文體日多，後世書多記於黃帝者。大戴記載黃帝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莊子載黃帝時有焱氏頌，漢志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稱黃帝有巾几之法，皇王大紀稱帝軒作輿几之箴，此皆韻文也。至於堯舜之世，當益有詩歌，堯有大唐之歌，舜之命夔是詩教之始。而賡歌之詞，載於虞書，尸子又有舜南風歌，比興賦頌，自茲而作。夏商承之，其流未沫。周禮教六詩，卽是詩之六義。孔子錄詩，則自商始。孔穎達毛詩正義曰：

『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此自有詩以至六義所起之大略也。

詩雖有六義，而孔子所敘，實僅風、雅、頌。詩正義曰：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言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

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

據上說則六義並在諸詩中，要所謂四始，則僅限於風雅頌及風雅寢聲，而後比賦興之義又顯矣。

屈原作離騷於詩亡之後，說者以爲兼風雅之旨，然其體實是賦也，故漢志敘屈原賦二十五篇，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也。賦中每兼有比興義，後世爲詩，劣於風雅，而近於比賦興，是詩之變也。由屈宋至於漢世，賦體最盛，當時又有五言七言，五言之作尤廣，唐以來則五七言並尙於世，特以五七言名爲詩，而賦別爲一體。然所謂詩之體，要不出比賦興也。鍾嶸詩品嘗論之曰：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

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此以五言能兼用比賦興體，當時五言方盛，七言未行，故不及七言也；要之後世之詩，並函六義中之比賦興三義者也。

詩教所包至廣，其流益多，後世所通行五七言之詩，中具有比賦興三義，而賦則別成一體。漢以來賦體亦屢變，自有法度，今日爲之者已少，故不復論。詩經率用四言，論者又惟以五言所由興爲詩體之成，五七言雖但有比賦興，要亦是詩之正義。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是專論比賦興也。鍾嶸詩品曰：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

然比賦興本發於情，情有所感而後動。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情之發而正者，斯其詩列於風、雅、頌。比、賦，興固在風、雅、頌中，亦卽謂風、雅、頌出於比、賦，興中也。有比、賦，興則所以宣其情者無所不盡。故曰：比、賦，興是詩之正義也。』

後世稱詩，恆溯五言之始，然詩經中自有五言，但非全篇，全篇爲五言，大抵始於秦漢之際，而說者不同。七言亦起於漢世，鍾嶸詩品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襄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文心雕龍述詩之起源尤詳，其明詩篇曰：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

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怱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雕龍之說，與詩品相出入。大抵五言之祖，世並稱古詩十九首及蘇李之作。然自是以前，亦有五言全篇；楚漢春秋載虞姬垓下歌，困學紀聞以爲是五言全篇之始，蓋答項羽虞兮之歌也。其辭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右是五言全篇，至七言全篇，則始於漢武帝之柏梁聯句，今錄之如下：

柏梁詩

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武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兒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

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

（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

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榑欂相枝持。（大匠）枇

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罾罟。（上林令）鬻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

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五七言詩，皆出於漢世，當時又有新聲樂府諸體，爲後世古詩之宗矣。至於律詩之源，則在聲律進步之後，大率成於永明諸子，以後益加綺密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敍風騷以至漢魏文詞之三變，逮於宋之顏謝，而綜論之曰：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 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蓋沈約與王融、謝朓諸人，始精協四聲爲詩，是律體所肇也。今人爲詩，其大別爲古體、律體，故略述其源於此。

第二節 詩體論